

論漢代天地人合一的音律觀念

李 政 林*

◁ 目 次 ▷

- | | |
|-------------|--------------|
| 一. 前言 | 四. 漢代音律觀念的實行 |
| 二. 天—樂—人的觀念 | 五. 結語 |
| 三. 音律與氣的關係 | |
-

一、前言

「天人合一」或「天人和諧」，這既是中國傳統的世界觀，又是在中國傳統美學領域裏表現一種最高藝術境界的一個命題。這在漢代「天人感應」的思維基礎上，特別從音樂方面突出地構築其理論體系。

音樂的本質可說是「和諧」。先秦諸子都早已將如此的音樂本質應用於它們種種的理想境界。這表示了，天地人事各宜、自然和順。在漢人整體的宇宙觀念當中，音樂的和諧性既然代表了天地自然的和諧，從而天與人之間就有了兩者溝通的橋樑。漢人對樂律的根本概念是以天地自然之數為依據¹⁾。由是發出中和之音而感受天地之氣。他們追求天人和諧、天人合一的理想，並不至於流為主觀虛構，而力求根據事物變化的自然之理。

漢人認為樂律為貫通天人之道的媒介。而他們除了以數理邏輯證驗其道理之外，還要以實際的律聲來占驗天人貫通之道。這就是所謂「候氣之法」。而貫穿天地之氣能由音律來呈現其狀態，這也與天人合一的宇宙圖式中音律做為中介角色的想法有關。那麼，他們如何聯繫音律與氣？進而如何應用於現實的政治行為上，本文基於漢人之「天人以氣相通」的認識，將探討這兩方面的問題。

* 湖南大學校 中國語學科 專任講師

1) 漢人以樂律做為貫通天人之道的媒介，他們特別用「數」計算證明其內在一致性，其代表者可說是劉歆的「三統曆」。詳見拙稿〈論漢代樂律理論及其思維方式〉；《中國語文學誌》第十輯，漢城，中國語文學會，2001。

二、天一樂一人的觀念

有關音樂的來源，古老的神話裡就有「樂源於天」的思想。²⁾這也許淵源於溝通天人的巫樂，而天樂人聯繫的明顯例證見於《國語·周語下》，伶州鳩在回答周景王問「七律者何？」時云：

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人神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

伶州鳩將七律產生原由比附於天文，說明天樂人要合一的道理。引文按照韋昭注可以這樣解釋：周的分野在於鶉火³⁾，鶉火之分，在二十八宿為張十三度，駟(天駟)在房星五度，從張宿至于房宿合為七宿，即張、翼、軫、角、亢、氐、房，所以稱為七列。月所在的「辰馬農祥」即指房星⁴⁾。《隋書·盧賁傳》載盧賁上表云：「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可見周所以用七音，正是上應天文之七列。而這與南北之度數同七⁵⁾，故云「數合聲和」，然後可以人神相應。

其實，五聲之命名亦可能源於星宿之名。如「宮」名，來自「中宮」北斗星，古人認為這是天的中心⁶⁾，《國語·周語下》載伶州鳩所云：「夫宮，音之主也」，這正是音

- 2) 如《山海經·大荒西經》：「開(夏后啓)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開焉得始歌《九招》。」郭璞注云：「啓三度實于天帝，而得九奏之樂也。……(《九辯》、《九歌》)皆天帝樂名也。開登天而竊以下用之也。」
- 3) 「歲之所在」指歲星之位置。歲星即木星。木星約十二年在衆恒星間運行一周天，其軌道與黃道相近。因將周天分為十二分，稱十二次。則木星將每年行經一個星次，而與其對應在地則稱十二分野。其對應情況可參閱《周禮·春官·保章氏》鄭玄注、《晉書·天文志上》等。鶉火為十二次中的次名。
- 4) 「二十八宿」，即月行天一周期約二天(27.32天)，而在衆恒星中每天的月亮位置一月共換27個或28個地方。據此將周天分為二十八星宿。二十八宿中的星名，最早見於殷商甲骨文。至遲春秋中後期已形成二十八宿觀念(參見潘帥《我國早期的二十八宿觀測及其時代考》，載於劉君燦編《中國天文學史新探》，台北：明文書局，1988.7)。其最早完整圖象則見於戰國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圖(見《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第7期)。至於「辰馬農祥」，韋昭注云：「辰馬，謂房、心星也。心星，所在大辰(即大火)之次為天駟。駟，馬也，故曰辰馬。言月在房，合於農祥。祥，猶象也。房星最正，而農事起焉，故謂之農祥。」《說文解字》亦云：「辰，房星也。天時也」。有關二十八宿的星宿名及距度，請看〔附表〕。
- 5) 韋昭注云：「七同，合七律也。揆，度也。歲在鶉火午，辰星在天璣(一曰天枵)子。……自午至于子，其度七同也。」古人把天文區域分為四正四維。據《淮南子·天文》，子為正北，午為正南，卯為正東，酉為正西。丑寅為東北之維。辰巳為東南之維，未申為西南之維，戌亥為西北之維。南北之揆，即自午至于子，其度為七正合七律。
- 6) 曾侯出土二十八宿圖，其書寫二十八宿的名稱位置，就是圍繞著一特大的「斗」字，即衆星環拱北斗之狀(見註三《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發掘簡報》)。

樂中占統帥地位的宮音與天樞北斗相對應的比擬。其他四聲商、角、徵、羽之名，大概分別來自心宿、角宿、氐宿、尾宿⁷⁾，五聲和諧正如衆星環拱北斗而經天各得其所之狀⁸⁾。「五聲」之個別或其整體稱謂，早期記載見於《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昭公元年，《國語·周語下》等⁹⁾。後來的「天樂」(《莊子·天運》)、「樂由天作」(《樂記》)等觀念，可以說源於「天樂人合一」的，而各在不同程度上借樂表達天人和諧觀念。

三、音律與氣的關係

至於音律與氣的關係，《左傳·昭公元年》云：

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杜預注：驗也)爲五聲。……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

這裡說「天氣」是萬物產生的根源，「五聲」是天氣的顯現，因而做爲天人溝通之媒介的音樂與自然界的氣能夠聯繫。這種想法與「效風作樂」觀念是同出一轍的。《呂氏春秋·古樂》篇云：

帝顓頊生自若水，……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

又云：

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爲五弦

- 7) 據周武彥〈五聲階名來自三代天文〉(載於《音樂藝術》1990年第4期)，角、徵、商、羽，分別來自蒼龍七宿中的角宿、氐宿、心宿、尾宿於春、夏、秋、冬四季在天顯象而得名，其與《禮記·月令》將四季各配角、徵、商、羽音之順序一致。據《史記·天官書》，蒼龍七宿爲北斗斗柄所指的星官(蒼龍的龍角位於順著斗柄的延長線上)，能用於指示季節，故又叫「攝提格」，攝提輔佐在中宮的天帝授時節。
- 8) 曾侯乙墓出土二件漆器銘辭中，除二十八宿名稱之外，另有漆書二十個字，其最末一句爲「經天常和」，對此，饒宗頤認爲「星占家以二十八宿經天各得其所爲吉」，「曾侯乙墓出有大批鐘磬，又漆器銘記著二十八宿，及經天常和的吉語，因此可解釋爲：「天上星宿各得其所，樂律上的正變亦得到和諧」(見饒氏〈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載於《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頁八三至八四，北京：中華書局，1993.8)。
- 9) 若與星宿名出現的時期配合看，心(商)、角、氐、尾諸星名陸續見於《詩經》、《左傳》、《國語》裡面(見註三所引潘文)，五聲之命名應不會遲於春秋時期。

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

風，本是氣的運動，如「天地之氣，合而生風」(《呂氏春秋·音律》)。音樂在人間，乃對天地之氣運行狀態的一種感受，而音律本身為氣的顯現，也具有疏導滯氣的作用，因此能達到陰陽平衡的狀態。¹⁰⁾

漢人既確認氣為萬物的基礎¹¹⁾，更以此來構築宇宙內在的整體聯繫。而《史記·律書》中的一段話：「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于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¹²⁾「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索隱》：八謂八節之氣，以應八方之風)之氣，天所以成孰萬物也。」這意味著音律與宇宙的本質相通連，《史記·律書》繼而敘述了四季中每月所刮風的不同性質、星宿位置、陰陽二氣的消長及其與音律的相應關係，如：

△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闢)生氣而東之。……東至于危，危，垓也。言陽氣之垓。……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言陽氣藏於下。

△廣莫風居北方。……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

△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正月也，律中泰族。泰族者，言萬物族生也。

△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相夾剛也。

△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四月也，律中中呂。中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言陽氣之已盡也。

這是漢人宇宙系統內在聯繫的基本脈絡，其中決定因素是氣的陰陽消長，而由此促成萬物的生長變化。與此相應的音律，因而能反映宇宙運行規律所展現的自然界萬物內部的狀態。《史記·律書》就認為古樂師們能通過音律了解事物的內部狀態，所以能「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對此，《史記索隱》云：「凡敵陣之上，皆有氣色，氣強則聲強，聲強則其衆動。律者，所以通氣，故知吉凶也。」《史記·律書》又舉例云：「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這段記載是說：武王攻伐紂王的時候，太師吹律管聽聲，從孟春

10) 比如《國語·周語下》伶州鳩說明十二律性質時說，黃鍾「所以宣養六氣」；太族「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仲呂「宣中氣也」等等，而「律呂不易，無姦物也」即律呂不變易其正，就沒有災禍發生。

11) 漢代推出「元氣」概念，如《淮南子·天文》：「宇宙生元氣，元氣有涯涘，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天地之襲精為陰陽，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即元氣為天地萬物形成之始源。

之氣試測到季冬之氣，得到與當時殺氣相應的律，而主音是「宮」聲，武王的列陣、勳軍都與宮聲相應，所以能夠戰勝紂王。這故事詳見於《國語·周語下》伶州鳩之言論中，《左傳·襄公十八年》也記載晉國樂師師曠以「吹律審聲」推斷戰事吉凶的故事。¹²⁾ 這種故事背後，就有貫穿天地人的氣，都會通過音律能夠呈現出來其狀態的觀念。

四、漢代音律觀念的實行

漢代基於對音律與氣關係的認識，就發展出了所謂「候氣之法」。這種方法可能始於西漢元帝時京房的「六十律」實驗。《續漢書·律曆上》云：

以六十律分期之月，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

京房將六十律與他的卦氣理論相配合¹³⁾，推出占候術，而史官就採用它。《續漢書·律曆上》記載其運用情形云：

夫五音生於陰陽，分為十二律，轉生六十，皆所以紀斗氣，效物類也。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即律也。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炭，效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墜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案)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莖灰抑其內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動，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

漢代宮廷為了時令的和順，要確實掌握天地之氣的變化，就運用了各種方法。其中候氣之法的過程是：在一個密閉的室內，按方位設置律管，在律管端部塞上葭莖燒

12) 《左傳·襄公十八年》：「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以樂律推斷兵之吉凶，這在《周禮》中大師的重要職責之一，如《周禮·春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13) 《漢書·京房傳》云：「(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注引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除四正卦之外的六十卦三百六十爻去配三百六十日，餘四卦各寄直二至二分之日，這就是分卦直日之法。

成的灰。隨節候之變化，每到一定的節氣，與該氣相應的律管中的灰將會散出於外。¹⁴⁾這種候氣之法根據於節氣與律聲之間的對應關係，但其實驗的結果會有誤差，就如「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¹⁵⁾，甚至還有不應的時候，所以說「律氣應則灰除」，「效則和，否則占」。他們認為誤差之發生表示天地之氣隱露變異的結果¹⁶⁾，就進行占卜，從而對天道人事作出預測。

在前面提及，音律是天地之氣的顯現，《呂氏春秋·音律》篇在敘述十二律的發生之際說：

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黃鍾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高注：將也）泄。大呂之月，數將幾終，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所使。太簇之月，陽氣始生，草木繁動，令農發土，無或失時。夾鍾之月，……。

十二律是由天地之氣所決定的，而這裡所謂天地之風氣，事實上牽涉到人事（即時令）與自然兩方面，「天地之風氣正」表示達到天人和諧的境界。但如前所說，天地之氣會發生變異，因而人們就須要積極的調和，即以天地之氣所定的十二律來作樂幫助宣發天地之氣，這樣能調和陰陽，正如「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續漢書·律曆上》注引《薛瑩書》）。在漢代「樂能調和陰陽」的思想是普遍的觀念，如《漢書·外戚傳》有云：「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可不慎與？」王充亦傳

14) 候氣之法，後世多有懷疑，列如朱載堉說：「埋管飛灰，乃不經之談也。」（《律呂精義·內篇》）。但漢代另有所提及，如揚雄《太玄·玄鑿》：「冷竹爲管，室灰爲候，以撥百度」。又《禮記·月令》：「律中太簇」鄭玄注：「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中，猶應也。孟春氣至，則太簇之律應，應謂吹灰也。」而孔穎達《疏》引蔡邕所云之候氣之法與《續漢書·律曆上》所載同。而且漢代專設「候鍾律」之官，看來確實有其事。參看北齊信都芳《漢律室圖》（胡道靜《夢溪筆談校證》，頁三二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9）。

15) 《隋書·律曆上》有關皇九年(589)依古實驗候氣的記載，其結果是：「每其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事前以輕緹素覆律口），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其誤差很大。

16) 《續漢書·律曆上》注引《易緯》曰：「冬至之日，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晷如度者其歲美，人民和順，晷不如度者則歲惡，人民多詭言，政令爲之不平。晷進則水，晷退則旱……」即認為，節氣如不合預設的常度，這就表示社會上將有不正常的動靜。上註引隋文帝「以候節氣」發生誤差時，就問牛弘其原因，牛弘也這樣回答：「灰飛半出爲和氣，吹灰全出爲猛氣，吹灰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君縱，衰氣應者其君暴。」但隋文帝不認爲如此，就駁斥說：「君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有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對此牛弘不能對。可能這以後，候氣之法失去了意義，據沈括(1031-1095)所說，宋代已很少人知道候氣之法的正確作法（參見《夢溪筆談》卷七象數一）。

述時人的觀念，云：「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陽也。王者何須修身正行，擴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論衡·感虛》）王充自己雖不以為然，但漢代帝王（如東漢明帝、章帝等）基於這種想法就推行了「五郊迎氣樂」及「月令迎氣樂」，¹⁷⁾而且還專設所謂「八能之士」，《續漢書·禮儀中》注引《樂叶圖徵》云：

夫聖人之作樂，不可以自娛也，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必從八能之士。故撞鐘者當知鐘，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吹竽者當知竽，擊磬者當知磬，鼓琴者當知琴。故八士或調陰陽，或調律曆，或調五音。……鐘音調，則君道得，……鼓音調，則臣道得，……管音調，則律曆正，……磬音調，則民道得……。八能之士常以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

八能之士（即通八音之士八人）的主要任務是，在冬、夏至微氣始萌時，以音律調陰陽，「以扶助微氣，成萬物」（《續漢書·禮儀中》注引《白虎通》）。《續漢書·禮儀中》詳細記載漢宮廷在冬、夏至禮中使八能之士以樂調和的具體程序。由此看來，漢人的樂律觀念，基於「樂者，天地之和」（《續漢書·律曆上》注引《薛瑩書》）的思想，不僅要「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還以樂「宣氣豐物」（見《薛瑩書》）。

五、結語

司馬遷嘗云：「究天人之際」。此命題可以顯現出漢人思維的重心所在。上自帝王

17) 有關五郊迎氣樂，《續漢書·祭祀中》云：「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明帝）永平中，以《禮識》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宋（西漢平帝）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末（即西南方），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至於月令迎氣樂，《續漢書·律曆上》注引《薛瑩書》云：「（章帝建初二年，太常樂丞鮑鄴等）上言：『……今官樂但有太簇，皆不應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能順天地，和氣宜應。』」但製作樂器煩費而未行。《後漢書·章帝紀》云：「（建初五年）冬，始行月令迎氣樂。」注引《東觀記》曰：「馬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因歲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樂器費多，遂獨行十月迎氣樂也。」又《後漢書·順帝紀》云：「（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隨月律』即按《月令》每月配其相應的律，如正月律中太簇；十月律中應鍾；十一月律中黃鍾等。若據《後漢書》〈章帝紀〉及〈順帝紀〉的當年記載，可發現此時都發生久旱、飢荒、日食等，而詔書認為「陰陽不調」、「上天降異」，由此可見，所以作月令迎氣樂，就是期盼以樂能調和陰陽的表現。

下至平民，其思維、生活的興趣都傾注於這個層面之上。其主要內容包括有關宇宙的結構與運行、天人之間的究竟關係，以及天人合一的理想狀態等等。他們在宇宙生成理論上深信了「氣」的變化作用，進而產生出一種以「氣」為主的宇宙本體論。天道自然與人類社會之間，將「氣」做成兩者互相通連的本體，再將「氣」的這種觀念延伸為他們思維生活的基本根據。

漢代文化在這種四維的浸透之下，便強調「自然之音」，意謂宇宙完全和諧的音樂。這個「自然之音」乃通過「氣」的本體來展顯出完全和諧的宇宙之美。亦即是說，音律就是宇宙本體亦即「氣」的顯現。這種「自然之音」的音樂觀念，更呈顯出漢人一種能夠溝通天人之間的想法。如此由「樂音」組成的音樂，其本身是以「和諧」為本質，不僅能夠表現出天地萬物自然規律的和諧。大一統的漢朝在治理國家的統治上，更需要一種平天下的和諧觀念，從而能呈顯天地萬物之和諧的音樂，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因素。這種理念在漢宮廷主要反映於郊祀樂之制定上，其中有些重要樂章到東漢便成為所謂的「迎氣樂」和「月令樂」等。

總之，在漢代天人合一的宇宙圖式裡，漢人基於「音律為天地之氣的顯現」的觀念，深刻認識音律在天人之間的重要作用，從而又產生了音樂能調和陰陽的思想，借所謂「聖人作樂」的積極行為，進一步以此作為溝通的媒介，期望實現天人和順的世界。以上通過漢代天地人合一的音律觀念，也可以知道「天人合一」或「天人和諧」，并非一個主觀抽象的觀念，而是具有其文化背景的還適用於現實生活的一個具體的概念。

【參考文獻】

- 司馬遷《史記》台北，鼎文書局，1984
 班固《漢書》台北，鼎文書局，1984
 范曄《後漢書》台北，鼎文書局，1984
 徐天麟《西漢會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
 徐天麟《東漢會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房玄齡等《晉書》台北，鼎文書局，1984
 魏徵等《隋書》台北，鼎文書局，1984
 朱載堉《律呂精義》（見《樂律全書》上海，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1931）
 韋昭《國語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孫希旦《禮記集解》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 劉文典 《淮南鴻烈集解》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
 鄭萬耕 《太玄校釋》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胡道靜 《夢溪筆談校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楊蔭瀏 《中國古代音樂史稿》 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0
 施昌東 《漢代美學思想述評》 北京，中華書局，1981
 陳奇猷 《呂氏春秋校釋》 台北，華正書局，1988
 劉君燦 《中國天文學史新探》 台北：明文書局，198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李澤厚 《中國古代思想史論》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張皓 《中國美學範疇與傳統文化》 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第7期
 周武彥 〈五聲階名來自三代天文〉：《音樂藝術》1990年第4期
 饒宗頤 〈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3
 拙稿 〈論漢代樂律理論及其思維方式〉；《中國語文學誌》第十輯，漢城，中國語文學會，2001

〔附表〕二十八宿名

(《中文大辭典》卷一，頁五六二。據《漢書·天文志》改正。)

星 (度)	角 亢 氏	房 心	尾 箕	室 壁	斗 牛 女	虛 危	奎 婁	胃 昂 畢	觜 參	井 鬼	柳 星 張	翼 軫
	12 9 15	5 5	18 11	16 9	26 8 12	10 17	16 12	14 11 16	2 9	33 4	15 7 18	18 17
宿	木 金 土	月 日	火 水	火 水	木 金 土	月 日	木 金	土 日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日 月	水 火
獸	蛟 龍 狔	狐 兔	虎 豹	猪 獬	獬 羊 蝠	鼠 燕	狼 狗	雉 雞 烏	猴 猿	犴 羊	象 馬 鹿	蛇 蚓
州	冀	豫	幽	并	揚	青	徐	冀	益	雍	三 河	荊
分野	鄭	宋	燕	衛	吳 越	齊	魯	趙	魏	秦	周	楚
方	東			北			西			南		
神	蒼 龍			玄 武			白 虎			朱 雀 (朱 鳥)		
度	東 75度			北 98 1/4度			西 80度			南 112度		

【韓文提要】

‘天人合一’ 혹은 ‘天人和諧’라는 명제는 중국의 전통적 세계관이자 또한 중국 전통

미학에 있어서도 가장 높은 경지를 표현하는 말이다. 그런데 漢代의 정합적 세계관에 있어서 특히 음악은 천인관계의 틀을 구성하는 데 중요한 역할을 하고 있다.

음악의 본질은 '和譜'라고 할 수 있는데 이는 천지자연의 和譜를 대표한다고 할 수 있으니 漢代의 유기체적 우주관념 가운데 음악은 하늘과 인간세계의 소통을 위한 매개체가 되는 것이다. 漢代人들은 이를 樂律의 수적인 논리로서 증명하려 했을 뿐만 아니라, 우주 본체인 天地의 氣는 음률로서 그 상태가 나타내어질 수 있다고 믿었다. 그리하여 漢代宮廷에서는 이러한 관념을 실제 현실 정치에 적용하기 위하여 天地의 氣를 장악할 수 있는 방법을 강구하였는데 '候氣之法'이 바로 그중 하나이다. 이는 節氣와 律聲 사이의 상호 대응관계에 근거를 둔 것이다. 나아가 '天地之氣'에 의거하여 정해진 12율로서 음악을 만들어 변이를 일으킬 수도 있는 天地之氣를 더욱 잘 소통시켜 陰陽을 조절할 수 있다는 관념이 생겼다. 이의 구체적 조치로서 '八能之士'를 설치하였으며, '五郊迎氣樂' 및 '月令迎氣樂' 등을 만들어 실제 음악으로서 陰陽을 조절하여 '天人和順'한 세계를 실현할 수 있게 되길 기원하기도 하였다.

이렇듯 '天人合一' 혹은 '天人和諧'의 관념은 추상적인 막연한 관념이 아니라 당시 실제 천문 및 자연의 세밀한 관찰을 통한 구체적인 내용을 가지고 있으며, 현실 생활에서도 적용을 시켰던 바처럼 이는 문화배경을 가지고 있는 구체적인 개념임을 漢代 天人樂合一의 音律觀을 통해 알 수 있다.

【主題語】

天人合一 和譜 音律 氣 自然之音 漢代音樂